

枕边书

我曾经的读书梦

那天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铁箫声幽

偷渡计划

绵延21日的宴

软卧车厢里的人生

光影流年中的电影院

我的秦腔记忆

故意印错的杂志

除夕情怀

忽然想起了棉花

那些生活已然消逝

怀旧卷



主编◎要力石 何芸

你又回到我心上

新华出版社 “枕边书”系列

枕边书

怀旧卷

我曾经的读书梦
那天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铁箫声幽
偷渡计划
绵延21日的宴
软卧车厢里的人生
光影流年中的电影院
我的秦腔记忆
故意印错的杂志
除夕情怀
忽然想起了棉花
那些生活已然消逝

你又回到我心上

新华出版社 “枕边书”系列

主编◎要力石 何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又回到我心上/要力石,何芸主编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66-1374-0

I. ①你… II. ①要…②何…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7509 号

你又回到我心上

主 编: 要力石 何 芸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曾 曦

封面设计: 马文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开 本: 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374-0

定 价: 3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第一辑：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

草木鱼虫	莫言 (3)
偷渡计划	【日】高仓健 (8)
圣诞的密码：TOCEP	【美】丹·布朗 (12)
我曾经的读书梦	莫言 (16)
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	崔永元 (19)
令人怀念的小馆子	威灵仙 (25)
《牛虻》：我无法释怀的爱情	山影 (29)
只有你知道我的迷惘	绿妖 (33)
铁箫声幽	宗璞 (36)
那天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荞麦 (40)
1980 年，我的大学	格桑亚西 (45)
怀念她，就像怀念发黄的日记	王开岭 (50)



你又回到我心上

1976 年的歌唱之美	王陆 (54)
第一次吃自助餐	郑渊洁 (64)
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贾樟柯 (68)
理财那些事儿	郑渊洁 (72)

第二辑：暖心

1000 个水兵和一个婴儿的故事	艺茗 (79)
海啸	何畅 (83)
背心	王宗仁 (86)
永远敞开的大门	张前 (92)
梔子花开	吴瑛 (96)
暖心	【美】鲍勃·布劳顿 (103)
一碗清汤荞麦面	【日】铃木立夫 (106)
吉他送我回家	孙盛起 (113)
你要请我吃大餐	王金刚 (119)
救助犬的最后遗言	三秋树 (126)
我们怎能容忍为工作付出生命	
.....	【美】贝拉克·奥巴马 (133)
生死攸关，舍命示警的广播员	张达明 (137)
绵延 21 日的宴	毕淑敏 (140)
土耳其人和河南胖子	刘震云 (144)
软卧车厢里的人生	范春歌 (147)



老师，给你暖暖被子	流沙 (151)
-----------------	----------

第三辑：再多海水，也无法淹没

信来信往的旧时代	老愚 (157)
电报上的小团圆	南在南方 (162)
明信片：心灵之卡片	陈雅琚 (166)
《喀秋莎》：一首歌与一场战争	张达明 (171)
故意印错的杂志	蒋光宇 (175)
《十万个为什么》：风靡了半个世纪的科普传奇 ...	李响 (177)
京白	萧乾 (183)
我的秦腔记忆	陈忠实 (186)
云想衣裳花想容	洪堃 (193)
奥斯卡 45 秒，你会说些什么	刘杨 (200)
再多海水，也无法淹没	李小刀 (203)
光影流年中的电影院	花生与子宁 (207)
我是印第安人，我不懂	王开岭 (212)
湮灭的燕事	王开岭 (217)
史上最美味的大学食堂	林怀青 (224)
和上帝一起流浪	阿成 (231)
柯达带走了胶片时代	李斐然 (240)



第四辑：最浓密的情感

天上的那件事	王开岭 (253)
童年的街	木心 (258)
味儿	北岛 (263)
除夕情怀	冯骥才 (271)
冬天	朱自清 (274)
突然想起了棉花	肖复兴 (277)
青团	李晶 (280)
相思	李娟 (284)
合欢树	史铁生 (287)
味蕾上的故乡	马国福 (291)
你又回到我心上	希子因 (294)
饺子，心中的一根弦	张晴 (297)
故乡的炒米	汪曾祺 (301)
就想吃个烧饼	王芳芳 (305)
乡间邮电所	董永红 (309)
老裁缝车的味道	明凤英 (313)
皮肤上的乡愁	林东林 (316)
让我们如大自然般过一天吧	王开岭 (320)
那些生活已然消逝	李晓 (324)
最浓密的情感	吴念真 (327)



第一輯：那些歌聲洋溢的日子



草木鱼虫

莫言

好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我认为是不对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里，也还是有欢乐，当然所有的欢乐大概都与得到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六七八岁，与村中的孩子们一起，四处游荡着觅食，活似一群小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几乎尝遍了田野里的百草百虫，为丰富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的村子外是一片相当辽阔的草甸子，地势低洼，水汪子很多，荒草没膝。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春天时，我们在那里挖草根剜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年代的牛羊歌手。我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我们自己创作的，曲调千变万化，但歌词总是那几句：1960年，真是不平凡；吃着茅草饼，喝着地瓜蔓……歌中的茅草饼，就是把茅草的白色的甜根，洗净，切成寸长的段，放到鏊子上烘干，然后放到石磨里磨成粉，再用水和



你又回到我心上

成面状，做成饼，放到鏊子上烘熟。茅草饼是高级食品，并不是天天人人都能吃上。

我歌唱过一千遍茅草饼，但到头来只吃过一次茅草饼，还是三十年之后，在大宴上饱餐了鸡鸭鱼肉之后，作为一种富有地方风味的小点心吃到的。地瓜蔓就是红薯的藤蔓，用石磨粉碎后熬成粥，再加点盐。这粥在当时也是稀罕物，不是人人天天都能喝上。我们歌唱这两种食物，正说明我们想吃又捞不到吃，就像一个青年男子爱慕一个姑娘但是得不到，只好千遍万遍地歌唱那姑娘的名字。

我们只能大口吃着随手揪来的野菜，嘴角上流着绿色的汁液。我们头大身子小，活像那种还没生出翅膀的山蚂蚱。我什么都忘了，也忘不了那种火红色的、周身发亮的油蚂蚱。这种蚂蚱含油量忒高，放到锅里一炒噉啦噉啦响，颜色火红，香气扑鼻，撒上几粒盐，味道实在是好极了。蚂蚱季节里，大人和小孩都提着葫芦头，到草地捉蚂蚱。开始时，蚂蚱傻乎乎的，很好捉，但很快就被捉精了。开始时大家都能满葫芦而归，到后来连半葫芦也捉不了了。只有我保持着天天满葫芦的辉煌纪录。我有一个诀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草汁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人一伸手它就蹦。它们有两条极其发达的后腿，还有双层的翅膀，一蹦一飞，人难近它的身了。它们大概能嗅到人手上的气味，用草汁一涂，就把人味给遮住了。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因为我奶奶搞的是按劳分配，谁捉到的蚂蚱多，谁分到的吃食也就多。



吃罢蚂蚱，很快就把夏天迎来了。夏天食物丰富，是我们的好时光。那三年雨水特大，一进六月，天就像漏了似的，下一阵小一阵，没完没了地淅沥。庄稼全涝死了。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有水就有鱼。各种各样的鱼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一些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看到过。我捕到过一条奇怪又妖冶的鱼，它周身翠绿，翅羽鲜红，能贴着水面滑翔。它的脊上生着一些好像羽毛的东西，肚皮上生着鱼鳞。所以它究竟是一条鱼还是一只鸟，至今我也说不清。前面之所以说它是条鱼，不过是为了方便。这个奇异的生物也许是个新物种，也许是一个杂种，反正是够怪的，如果能养活到现在，很可能成为宝贝，但在那个时代，只能杀了吃。可是它好看不好吃，又腥又臭，连猫都不闻。

其实最好吃的鱼是最不好看的土泥鳅。这些年我在北京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泥鳅，瘦得像铅笔杆似的，那也叫泥鳅？我想起六十年代我家乡的泥鳅，一根根，金黄色，像棒槌似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茫茫大地鱼虾尽，又有螃蟹横行来。俗话说“豆叶黄，秋风凉，蟹脚痒”。在秋风飒飒的夜晚，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是到东海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是要去参加什么盛大的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决非易事。想捉螃蟹，最好夜里。我曾跟随本家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可谓新奇神秘，趣味无穷。

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悄悄地不出声。傍晚，人散光了



你又回到我心上

就用高粱杆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口子上支一个口袋网。前半夜人脚不静，螃蟹们不动。耐心等候到后半夜，夜气浓重，细雨蒙蒙，河面上长升着一团团雾，把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说冷不是冷，说热不是热，听着噼噼嗤嗤的神秘声响，嗅着水的气味草的气味泥土的气味，借着昏黄的马灯光芒，看到它们来了。它们来了，时候到了，它们终于来了。它们沿着高粱杆扎成的障子哧哧溜溜往上爬，极个别的英雄能爬上去，绝大多数爬不上去，爬不上去的就只好从水流疾速的口子里走，那它们就成了我和六叔的俘虏。

那一夜，我和六叔捉了一麻袋螃蟹。那时已是 1963 年，人民的生活正在好转。我们把大部分螃蟹五分钱一只卖掉，换回十几斤麸皮，奶奶非常高兴，为了奖励我们，她老人家把剩下的螃蟹用刀劈成两半，蘸上麸皮，在热锅里滴上十几滴油，煎给我们吃。满壳的蟹黄和索索落落的麸皮，那味道和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秋天，除了螃蟹之外，好吃的虫儿也很多。蚂蚱、豆虫、蛴螬、蟋蟀……深秋的蟋蟀颜色黑得发红，膀大腰圆，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无法类比。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金龟子，是蛴螬的成虫，像杏核般大，颜色黑亮，趋光，往灯上扑，俗名“瞎眼闯”。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闯”，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滋味又与蚂蚱和蟋蟀大大地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虫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



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季就有点惨了。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到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味若鱼片。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刀砍斧剁，再放到石头上砸，然后放到缸里泡，泡烂了就用棍子搅，一直搅成糨糊状，捞出来，一勺一勺，摊在鏊子上，像摊煎饼一样。从吃的角度来看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我们吃树皮的过程跟蔡伦造纸的过程很相似，但我们不是蔡伦，我们造出来的也不是纸。



你又回到我心上

偷渡计划

【日】高仓健

幸福在海的对岸。

不在自己出生的煤矿附近，总觉得在遥远的地方，越远越有它的存在……

于是在怀着这种想法的我的孩提时代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去美国看看，哪怕一次也好。

我在东筑中学读初二时，美军把“美国”带进了日本。在电影里我为维维安·李、亨利·方达等影星所倾倒，而拳击更是我热衷的运动，那时我的热情超过了崇拜，我甚至还在学校里和几个同学一起创立了拳击俱乐部。作为次轻量级选手，我创下了七战六胜一败的成绩。

在东筑中学高中部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是敷田稔，他现任联合国刑事长官、法务省的法务综合研究所所长。

当时的他在给美国驻军打一份杂务工，给四五个人干些擦鞋洗刷的活儿，这样的工作并不累，而且能学英语还有钱赚，所以想干的人很多，竞争是很激烈的。



而他呢，不仅得到了一份工作，且是做最令人羡慕的将校家的杂务工，因此他的英语突飞猛进，也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

喜爱拳击的我也有缘同驻在小仓的美军司令官之子成了朋友。周末常去他家玩，我的英语也长进了不少。

嘴里蹦得出英语来，心里对美国的向往就更不是一点点了。真想去美国啊——我把自己的想法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敷田君，他与我一拍即合。

我们把目光对准了外国船来来往往的若松港，兴奋地想，能乘上那些船，就能去美国、去别的地方了——要知道当时出国可不像现在这样轻巧啊。

“真想去……”

“去！”

我们的兴奋变成了决定。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好像只有偷渡了。”

正好我的父亲那时在若松港任职。要是通过父亲的话，很简单地就能了解何月何日何船驶往何处，可我又不能向父亲直说。

于是找到在父亲手下的工头，问他怎样的船我们可以容身，他说一般都没问题，一旦出航了也不会专为把你们两个赶下来而返回的。

我们听得乐不可支。

去美国，毫无方向，但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能去就能



你又回到我心上

成，再说语言上也没问题，我们的心情非常乐观。

年轻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那个工头悄悄告诉我们说，现在停着的那艘驶往圣地亚哥的船似乎有指望。

我们终于等到了它的出航日，兴冲冲地走出去，却被工头拉住了。

“少爷，不行啊，若被人知道是我放你们跑的，非被杀了不可，而且至今为止还没有过偷渡成功的先例哪！”

我们的美国梦就这样破灭了。

此后，敷田君进了九州大学法学部，我想做贸易商便进了明大的商学部，我一直以为敷田会做个外交官的，可他在大二时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后进了神户地方检察院。

随后他又被选为留学生进了哈佛——曾经梦想与憧憬的地方。我像自己的事一样为他实现梦想而欢欣不已。

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成为演员吧，正如我没想到他会做检察官一样。

敷田后来做了京都地方检察院院长，又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而我们两人只要一见面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两个梦想偷渡的少年。

1990年联合国刑事会议在古巴召开，敷田君邀我同往，说要我看看他的工作状况。我想去古巴，也想看看好友的工作情况，但不巧那时正好得去内蒙古，真是遗憾。

不过那年还是和他一起去了川越的少年刑务所，向近千人